



# 木手枪里的童年

□向萍

岁岁年年，又逢“六一”。街头商场的橱窗里，五彩缤纷的儿童玩具琳琅满目，精致的电动枪、炫酷的遥控玩具摆满展台，热闹又鲜活。望着这满眼的童趣，一段尘封的儿时记忆骤然翻涌而出，脑海里清晰地浮现出弟弟那支老旧的木手枪，朴素、笨拙，却盛满了我们最纯粹的童年时光。

弟弟的木手枪，是父亲亲手打磨的老物件。没有精致的工艺，没有鲜亮的色彩，简简单单木头雕琢而成，边角算不上规整，带着手工打磨的质朴痕迹。可经年累月的摩挲把玩，让整支木手枪通体温润光亮，褪去了木头原本的粗糙棱角。这么多年，几番搬家，无数物件遗失散落，唯独这支小小的木手枪，始终被弟弟妥帖珍藏。闲暇之余，他总会轻轻拿出来，细细擦拭枪身，指尖抚过光滑的木纹，静静回望那段无忧无虑的年少岁月。

每个男孩的童年，都离不开一场轰轰烈烈的打仗游戏，而一把手枪，便是所有孩童心中最珍贵的标配，是年少江湖里最威风的底气。

一个盛夏暑假，燥热的蝉鸣声一阵接一阵，邻居家来了一位远道而来的小客人，名叫凡凡，他是从繁华的成都而来，一身干净新潮的衣裳，穿着我们从未见过的白色波鞋，打扮洋气，格外亮眼，活泼开朗的凡凡，短短一天，就和巷子里的小伙伴打成了一片。

最让人期待的，依旧是全员参与的打仗游戏。那天，凡凡从兜里掏出一把褐色的塑料手枪，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。那把枪做工精巧，枪膛、扳机一应俱全，造型逼真，小伙伴们纷纷围拢上前，睁着好奇的眼睛，小心翼翼地摩挲打量，满眼都是羡慕与向往。

谁有枪，谁就是这场孩童战局里的主角。分组的时候，手握新枪的凡凡成

了最抢手的队友，我和弟弟无奈被分到了对立的敌方阵营。看着别人手握新枪威风凛凛，弟弟小脸紧绷，满眼委屈，从头到脚都写满了不乐意。夜幕降临，暑气渐消，我们悻悻回到家中。

“爸爸，我也想要一把手枪……”弟弟闷闷不乐，嘟着小嘴，一脸委屈地跑到父亲身边，小声求助。

“不就是手枪吗？爸爸给你亲手做一把。”本以为只是孩童随口的心愿，未必会被放在心上，没想到父亲笑着应声。

简简单单一句话，瞬间驱散了我们满心的失落，我和弟弟瞬间眉眼舒展，满心欢喜，雀跃不已。

说干就干，父亲当即翻出家里的边角木料、小铁锤和手锯。昏黄的老式灯泡挂在屋檐下，灯光柔和又微弱，晚风轻轻拂过院落，“叮叮咚咚”的敲打声便悠悠响起。木屑簌簌飘落，伴着清脆的锯木声、敲击声，交织成夏夜最温柔的童谣。

不过片刻工夫，在父亲灵巧的双手下，一块普通的木头渐渐有了轮廓，一把有模有样的木手枪，像变魔术一般悄然成型。

“快给我看看！”弟弟早已按捺不住满心期待，眼睛亮晶晶的，迫不及待地伸手接过。

“别急，还差最后一道工序。”父亲又拿出小刀和细砂纸，耐心细致地修整枪身。细细切削枪膛的边角，一点点打磨尖锐的棱角，不放过任何一处粗糙的地方。

崭新的小木手枪温润光滑，质朴又别致。弟弟紧紧攥着心爱的木手枪，欢呼一声，一溜烟冲进夜色，奔赴小伙伴的战场。小巷的夜色温柔朦胧，弟弟小小的身影躲在屋檐角落，探出圆圆的小脑袋，一双大眼睛骨碌碌转个不停，满脸认真警惕四周。他高高举起亲手得来的小木手枪，对准“敌人”，稚嫩的嗓音配着清脆的音效：“砰砰砰！”晚风裹挟着孩童

清脆的呐喊，小小的木手枪，让那个夏夜的童年，威风又滚烫。

手工木手枪看似简单，实则费时费力，选材、切割、打磨，每一步都需要耐心和技巧。年少的我们，还是差了技术。但我们自有专属的童趣妙招做手枪——泥手枪，无需成本、信手拈来。泥手枪的泥土，大有讲究。太干，松散不聚拢，太湿，黏手不成型。唯有黏度适中、细腻纯净的泥土，才能捏出规整好看的造型。老街的孩子们都知道，穿过老街上场口有个砖窑，那些烧砖的土坯泥，是做玩具手枪的绝佳原料。

一天午后，我和弟弟特意跑到砖窑边，挖了一大坨细腻的土坯泥，兴冲冲回到家。平整清凉的青石板，成了我们的天然操作台。我们蹲在石板上，双手反复揉搓、拍打、揉捏，硬邦邦的泥块渐渐变得软糯细腻，像揉透的面团般温润柔韧。随后找来小小的碎刀片，细细勾勒出手枪的轮廓，一点点塑出枪头、枪身、枪尾的轮廓，精心压出流畅的弧度，刻出细细的纹路。一番用心雕琢，一把造型完整的泥巴手枪雏形，便稳稳落在了掌心。

数日静置，水分慢慢蒸发，一把专属我们、亲手打造的泥手枪便正式出炉，每一处纹路都藏着年少的巧思，每一寸泥土都盛满了满满的成就感，只是泥巴手枪终究脆弱，稍不注意摔落在地，便会四分五裂。也正因此，那把经久耐磨、温润结实的小木手枪，才显得格外珍贵。

岁月流转，时光匆匆，当年的孩童早已长大，热闹的老街巷也日渐安静。可那把历经岁月、被反复摩挲的小木手枪，依旧静静留存。它藏着父亲朴素的疼爱，藏着街巷的欢声笑语，更温柔了我们一整个滚烫纯粹的童年。

(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)



## 快乐儿童(组诗)

□再耕

### 小筷子

两支筷子一样长，  
两个娃娃一个样，  
筷子拿在小手上，  
白米干饭粒粒香。

### 月光光

月光光，  
照进楼房。  
楼房里面，  
有张小床。  
小床上面，  
铺满月光。  
娃娃做梦，  
抱个月亮。

### 娃娃小小

娃娃小小，  
蹦蹦跳跳。  
摔了一跤，  
不哭不闹。  
翻身站起，  
又跑又笑。

### 坐椅子

椅子坐在广场上，  
奶奶坐在椅子上，  
我坐奶奶膝盖上，  
猫咪坐在我身上，  
我们都在晒太阳。

### 泡泡糖

小金鱼，爱吃糖，  
吃的都是泡泡糖，  
全身钻进泡泡里，  
泡泡吹满大鱼缸。  
(作者系重庆新诗学会原副会长)

# 秋天的味道

□袁本熹

打，桂花就像流星雨一样伴着一阵桂花香落了下来。妈妈笑着说：“那些婆婆们是要拿回去做桂花油梳头了。”

桂花的味道是香的，是甜的。因为每当我在写作业的时候，爸爸就会沏上一壶桂花乌龙茶，看着金黄的桂花在茶汤中上下翻飞。喝上一口，那是多么的满足，多么的幸福啊！

早上，妈妈也会经常地蒸桂花白糖糕。小小的金黄的桂花嵌在白白的米糕上，香甜的桂花味儿就着白白的、热热的蒸汽直钻我的鼻孔。还

没吃，口水就流了出来。这时，再轻轻地咬上一口，那糯糯的、甜甜的味道，让我一上午都很开心。

原来，秋天不在远方，它就在这一树金黄，一缕幽香，一口甜糕里。它是我走过的每一步路，闻过的每一阵风，更是家的味道，是爱的气息。

(作者系星湖小学2023级16班学生 指导老师：韩双兵)

有夏天的长度，都纺进声音的丝线里。爷爷什么都没说，只是轻轻拍了拍我的肩。

后来，胡同真的成了照片背景。高楼切割的夜空下，我的耳朵被耳机塞满。偶尔在深夜停笔，会觉得心里空了一块，静得发慌。那曾刺破夏日沉闷的清脆鸣叫，连同它守护的那个时光，似乎被永远封存了。

“啾啾——啾啾——”

耳机电流传递的，是穿越了光阴、不曾褪色半分的清澈。像一根根针，准确扎中了记忆。我紧闭双眼，仿佛又看见爷爷擦拭竹笼的背影，看见阳光穿过槐树叶，在青石板上投下的晃动光斑。耳机冰凉，可那鸣叫为我带来的，是整个旧日盛夏的体温。

我忽然明白了，老师要的人情味，从来不在摘抄本四四方方的格子里。它在爷爷递过笼子时粗糙的掌纹中，在邻居间的家常里，在那条已消失的胡同里。我的笔终于不再犹豫。因为我要的不是一篇作文，是一封寄往夏天的情书，收件人是那只在我记忆深处的胡同里，会唱歌的绿色邮差。

情深已至此，旧物便不朽。

(作者系初2027级18班学生)

## 找回童年(外一首)

□邹仁波

下午三点钟，我蹲在山下小溪边  
在我的上游，我的下游  
我的脚边，我的头顶  
云朵缠着清澈的溪水，也缠着我  
流水潺潺，那些圆润的鹅卵石也画着脸谱  
有的地方也波澜不惊，一群生龙活虎的孩子  
有时把喧闹的笑声潜入水里  
有时做一尾，时而翻飞时而漂浮的柳叶鱼

我蹲在溪边，水势刚好淹没脚踝  
比照那个寓言，把自己当成一滴水  
或者一块长满青苔的石子  
扔进山涧，扔进这流动的盛宴里  
闭眼听水，蝉鸣、蛙声、欢笑、树影、日光  
一群胭脂鱼从水面，整齐划一地游过  
它们按四书五经的秩序，排列得那么从容  
我望见儿时的自己，在水底若隐若现

日光西斜，暑假即将结束  
想起端坐在教室里沉默的面庞  
我独自呆呆地蹲在喧哗的小溪边  
就这样被一群孩子水灵灵的笑声  
溅了一身，找回了童年

### 旧水渠

透明的脉搏。奔腾的童年  
“扑通”一声跳入水中，青蛙和我  
大小脚丫在水渠里，追逐嬉闹  
溅起的水花，淋湿稻花和蚂蚱  
戏水。虫鸣。夏日的特权

它干裂得像我眼里的寂寞。昨天  
我想掏出童年的回忆录，在荒草中寻找  
故意避开那些  
横亘在渠底的枯藤与碎石  
无法逃离的。静默  
听听消失的蛙鸣

夕阳下。独自捡起  
渠底，一枚棕色的螺壳

(作者单位：重庆市第一中学校)

我家入户门前有两棵桂花树。记得小的时候，爸爸带我下楼去玩。我闻到了一种浓浓的香味，就问爸爸：“爸爸，这是什么味道啊？这么好闻！”爸爸指了指门前的两棵桂花树说：“这是桂花的香味，就是这两株在门前的金桂树。”

小区里也有很多桂花树，因此每到秋天，无论走到哪里都能闻到浓浓的桂花香味。金黄色的桂花就像一颗颗小星星，在树叶间翩翩起舞。风一吹，小小的桂花落在地上，铺满了小径，好像一张金色的地毯。我小心翼翼地踩在上面，软软的，舒服极了！

每当桂花盛开的时候，小区里那些婆婆们就拿起木棍对着桂花树敲敲打

# 旧物情深

□石化与

老师说我的作文缺人情味儿。

人情味儿是什么？我听着歌写作，又下意识去翻摘抄本，却碰倒了抽屉深处的一个竹编小笼。灰尘在阳光下飞舞，笼子空空如也。可就在那时，我分明听见了——耳机深处的一声清亮的蛐蛐鸣叫，穿透岁月而来。

不是蚰蚰儿，是名叫蛐蛐的纺织娘。绿生生的，叫声脆得像刚摘的黄

瓜。它就住在爷爷的竹笼里，一住住到胡同拆了，槐树砍了，爷爷也不在了。可有些东西，比钢筋水泥的墙更结实。

那声音先是怯生生的，继而响亮起来，连带着整个夏天在我眼前豁然开朗。蝉鸣是背景，槐树下棋盘上的落子声是板眼。而蛐蛐的歌唱，永远是压轴主角。爷爷说它通人性：“你心里静，它叫得也就欢喜；你心里乱，它听着也着急。”

喂养它是每日的朝圣。新摘的南瓜花还带着点露水，纺织娘细长的触须轻点，像在品尝每个早晨的甜。傍晚，爷爷会把笼子挂在檐下，胡同里的生活便围着这小小舞台展开。陈大爷摇着蒲扇路过，侧耳一听：“今儿个声响，准是小姑娘得了表扬！”刘奶奶纳着鞋底，笑着接话：“那是！这些蛐蛐啊，看着孩子们长大呢。”

最难忘的是搬迁前夜。推土机已在巷口沉睡，月光清冷。爷爷破例把笼子拿进屋里，我俩对着它，静静地听。那晚它的叫声格外绵长。这小小的纺织娘，像要把所有槐花的淡香、所有邻居的笑语、所

